

白天,他们忙碌在幽深的矿井里和轰鸣的流水线上,镶嵌芯片、生产玩具、组装汽车;夜深人静时,他们在悄悄生产着诗篇,把诗词写在了表格的背后,写在了烟盒的上面……

纪录片《我的诗篇》一开篇,就为中国工人的故事披上了层凝重的敬意和淡淡的哀思。那些漂泊于故乡与城市之间的打工者,一边不分昼夜从事极其艰苦的工作,饱经人间冷暖;一边又将彷徨与不安、无奈与彻悟、希望与绝望统统化为文字,以诗歌为媒介,讲述悲欢离合。他们并非没有自己的梦想,但不少人到后来却踽踽独行在被人遗忘的街道。

安徽煤矿工人老井,每天深入地表以下600多米挖煤矿,一干就是25年。他说,刚来时,下井的感觉就像下地狱一样可怕,每天都有逼近死亡的危险。他有条苍老、斑驳、易碎的生命,却将诗歌视为一生追求之信仰,如同他诗里写的:又度过幽深而平淡的地心一日,马上可以痛饮阳光了。对他而言,活着,比什么都珍贵。

陈年喜来自陕西丹凤,是从业16年的爆破工。母亲患了食道

癌,父亲半身瘫痪,妻子照料一家老小,经济重任就压在了他一人身上。当镜头扫到那个家徒四壁的老屋时,我瞬间鼻子一酸,难以想象乡村生活竟落到如此贫瘠地步。面对繁重工作,他写道:每夜,零度以下的寒窖,我洗去硝烟和矿粉;面对母亲的病,他抒写道:再低微的骨头里也有江河。我选择暴力,劈山救母;为爱入,他写:我水银一样纯净的爱人。今夜,我马放南山,绕开死亡。在白雪之上,为你写下绝世的诗行。这个早已过了知天命

的粗莽汉子,内心深处竟能藏着如此柔涟静淌的深情与炽烈如火的诗文。每一句,仿佛都让人触摸到灵魂的温度和底色。

“近乡情更怯”,“故乡”二字在彝族工人诗人吉克阿优看来,显得眷恋而陌生。曾经的云游四海、如今的浪子回头,却发现自己回到了一个触不可及的故乡,便萌发出了诗歌的创作。他唱诵道,好些年了,我比一片羽毛更飘荡。从大凉山到嘉兴,我在羽绒服厂填着鸭毛。好些年了,村庄在我的离

去中老去。此刻它用一条小兴场的泥路,反对我的新鞋,迎接我的热泪……脚下踩着温热的泥土,随着思绪飘到回忆的远方,难掩那一丝乡愁。

工厂女工人郭霞在近20年日复一日的机械劳作之余,惟感到写作带来的欢愉和自由,而诗歌创作灵感大多源于她的生活和梦想。她写道:“流水线上,我们都埋头工作。阳光只在窗户外窥探一会儿,就转移了视线。我一定要昂起我的脑袋,向着阳光生长,就像厂房灰墙上的爬山虎。”字里行间无不充溢着对美好生活的追求。

写诗之人若没有经历过撕心裂肺的伤痛,没有经历过常人难以想象的折磨与孤寂,怎能迸发

得出一句句撩动人心的诗篇?于工人们而言,诗歌的魅力在于,它能让质朴的生活变得璀璨。当我们还简单地以为诗只诞生于高高上的殿堂,还无法将他们——那些外表平凡、习惯沉默的群体与诗歌艺术联系在一起时,他们正凭着对诗歌的执着和热爱,悄然蕴蓄强大生命力,试图找到将

自身力量和激情喷薄而出的通道。如果说文学让语言成为了一条路,那么诗歌使得这条路散发出了灼灼光芒。

诗歌还能使得浑浊的世俗变得高贵。诗是与生命相关的境界。即使身处现实泥沼,贴近苦难深渊,也没有放弃拥抱文字、激扬诗性的权力,他们用这种形式来表达自己的经历、心声和愿景。他们深知,与其诅咒黑暗,不如点亮蜡烛;与其抱怨命运不公,不如擎起高昂的头颅,奋力解开桎梏的绳索,冲往自由而广袤的心灵疆域。

只要对诗的向往还在,那么就要有无限情怀,担当为底层立言、为历史证词的使命。只要还坚守着信仰,那么追逐生命意义和共同价值的梦想就不会消亡。突然想起了《死亡诗社》里,基丁老师常挂在嘴边的那句话:“我步入丛林,因为我希望活得有意义。我希望活得深刻,汲取生命所有的精髓!把非生命的一切全都击溃,以免在我生命终结时,发现自己从来没有活过……”

对诗歌的渴望,是生命本真最纯粹的企求,激励着一个个平凡而追求自由、梦想的灵魂。诗,是与命运的狭路相逢。

怀念师蒋锡夔院士

张秀莲

惊闻恩师蒋锡夔院士驾鹤仙去,我身在美国,只能遥遥给恩师送行。

1982年,我十八岁,考入中国科学院上海有机化学研究所读研究生,一年后师从蒋锡夔先生。先生早年从美国海归,比较“洋派”,喜欢给学生们起英文名字,给我取名“Shirley”,说一来跟我的中文名发音相似,二来因为我长得像那个著名的美国电影童星 Shirley Temple。虽然我也是大眼睛圆溜溜,当时娃娃脸稚气未脱,但是自知还是跟影星长得不像,先生的说法,只是表明了我这个普通学生的爱护之情,让我感激和感动。先生费心取的英文名,我非常喜欢,到美国后工作生活,三十多年来一直沿用至今。

蒋先生在科技界以“三严”(严肃的工作态度、严密的思想方法、严格的工作方法)和“三敢”(敢想、敢做、敢于自我否定)著称,言传身教,对实验步骤的细节要求非常严格,对每个实验数据都要求精确无误,我做学生的深有体会,觉得还可以加上三个“严”字:严谨、严厉和严苛。我当年做实验真是艰苦卓绝。超低温用液氮、干冰,高温则反应速度用油浴,自由基反应需要抽真空……每一个参数都来之不易。到了写博士论文的时候,蒋先生又是坚持严苛的完美主义,改了又改。当时电脑输入文字还不普及,我们论文都是手写手抄,先生改一遍,我就重新抄一遍,三番五次下来,抄写得最后几乎崩溃。

蒋先生和我们讨论课时非常严肃,甚至严厉严苛,平时却是平易近人。我当时的男朋友、后来的丈夫王志民当年拜在周维善院士门下读博。好几次有机所开会时,周先生和蒋先生就会以两亲家同居,互相笑着开玩笑,一个说你女婿来了,一个说你儿媳归来了。有一年春节,我和王志民留在有机所,没有回家乡过年,蒋先生就请我们去家里做客。先生家里居室布置朴素雅洁,茶几上有盆水仙花,花开洁白,纤尘不染。先生和师母的家常款待,让我们有回家的感觉。一顿午饭美味可口,师母还介绍八宝饭的做法,说红豆去皮,豆沙更细腻,什锦菜一样样各自炒熟,再拌在一起,味道更好。最后坐在沙发上自拍合影时,师母特意让王志民挽着她坐一边,让我挽着先生坐一边,那份亲切温馨,历历在目,宛如昨日。

蒋先生一直是我人生的引路人,就连我后来到美国做博士后,虽然蒋先生跟博士后导师 Sharpless 教授没有直接联系,也是先生间接引荐。先是蒋先生两位美国老朋友教授来访,让我陪同翻译。后当有机所邀请国际知名科学家 Sharpless 教授来访时,原先负责接待的戴立信先生突然微恙,想起我曾经圆满完成美国教授的接待任务,就向有机所推荐了我,这才有了我和王志民1991年一起到 Sharpless 实验室做博士后的机会。Sharpless 教授十年后获得诺贝尔化学奖,我们有幸列于同工作者名单中。王志民有幸学到了化学产品工业化工艺开发的绝技,Sharpless 教授在诺贝尔颁奖典礼上,还特意介绍了王志民的工作,并展示了他的照片。

师恩浩荡,师恩难忘。我不能算蒋先生的好学生,后来并没有继承他的科学事业,而是遵从自己的兴趣爱好开始写诗歌小说。我谨记蒋先生的教诲,严于律己,以德为先,写的小说都是弘扬正能量的。可惜我总认为最满意的作品还没有写出来,笔耕不辍中,还没来得及把自己的诗文跟蒋先生汇报,蒋先生已经离去。不过我坚信,我的做人 and 作文,是可以告慰先生的。

命运与诗

张胤

光只在窗户外窥探一会儿,就转移了视线。我一定要昂起我的脑袋,向着阳光生长,就像厂房灰墙上的爬山虎。”字里行间无不充溢着对美好生活的追求。

写诗之人若没有经历过撕心裂肺的伤痛,没有经历过常人难以想象的折磨与孤寂,怎能迸发得出一句句撩动人心的诗篇?于工人们而言,诗歌的魅力在于,它能让质朴的生活变得璀璨。当我们还简单地以为诗只诞生于高高上的殿堂,还无法将他们——那些外表平凡、习惯沉默的群体与诗歌艺术联系在一起时,他们正凭着对诗歌的执着和热爱,悄然蕴蓄强大生命力,试图找到将

去年初,经好友引荐,结识了鄠达克旧居修缮投资方刘素华女士。初次谋面便一见如故。刘总赠我一本她主编的《鄠达克的家——番禺路129号的前世今生》。悉心读罢这本图文并茂的书籍,我浮想联翩——

1950年,刚满6岁的我,随父母从岳阳路乔迁至番禺路95弄45号(今平武路8号),舍间朝南与鄠达克旧居,朝西与孙科住宅为邻。我在番禺路整整住了半个世纪,直至2001年家母家父相继仙逝才搬离。小时候并不知晓附近就是大名鼎鼎的鄠达克经典建筑,但现在回想起来,冥冥之中,也许就与鄠达克有缘?

缘不只此。上世纪70年代,我供职于九江路人民大舞台,九江路口就矗立着鄠达克的杰作沐恩堂。再朝北往南京西路走去,国际饭店巍然屹立;贴隔壁的大光明电影院,是鄠达克设计生涯的里程碑,也是我当大舞台美工那12年间每周一定去观摩试片的场所……真没想到从小到大,我一直不经意间转悠在鄠达克那些风格各异的优美建筑旋律里。

浮想联翩之余,情不能已,决定以鄠达克建筑为素材,创作一幅105x70cm的油画。我把两组互为毗邻的建筑作为中景近景,远景则是浩瀚晴空里,鄠达克形象在天堂显灵……为避免疑似剪贴拼接,我力求通过虚实、冷暖的变化,将近、中、远景区分开来、融为一体。鉴于此画表现了几处建筑的屋脊,尤其国际饭店,建成后半个世纪仍是上海建筑的高度,故题为《海上“鄠”脊》。

刘总看到拙作,颇感兴趣,决定以鄠达克纪念馆和鄠达克文化发展中心的名义永久收藏此画,专用于每年持续举办的“探索鄠达克”系列科普项目宣传,并在今年的活动开幕式上,给我颁发收藏证书。我庆幸《海上“鄠”脊》有了适得其所的归宿,更感悟贝聿铭大师的经典题词——“鄠达克的建筑过去是,现在是,并将永远是上海城市轮廓的一抹亮色。”

秋高气爽的一个早上,我和妻子登上了宣城的敬亭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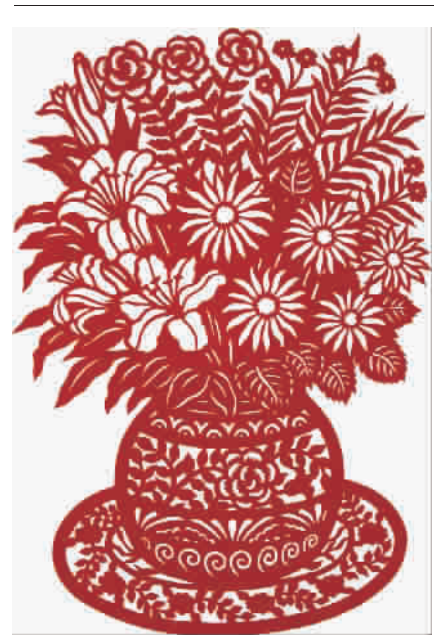
敬亭山位于宣城北郊5公里处。南齐诗人谢朓在此当太守时,以敬亭山入诗:“兹山亘百里,合沓与云齐。”敬亭山因此声名鹊起。两百多年后,“诗仙”李白登临此山,留下了那首《独坐敬亭山》:“众鸟高飞尽,孤云独去闲。相看两不厌,只有敬亭山。”此后,几乎所有的大诗人,都步李白后尘,来这里吟咏。据研究者统计,历代共有348位诗人登临此山,留下1549篇诗作。当地人因此把它称作“江南诗山”。我们从住处就近踏入的登山步道,也叫“敬亭诗径”。

敬亭诗径的南入口,是一座亭、廊、轩组合在一起的建筑——邀月轩。“邀月”取自李白的诗句“常夸云月好,邀我敬亭山。”踏上山路,顿时呼吸到山间特有的清凉之气,沁人心脾。眼前,却是一条望不到头的

夜光杯



夜光杯



怒放的生命 剪纸 彭敏敏

陡峭石梯,令人心生几分畏惧。既然来了,再高也得爬!

中途歇了几次,爬到尽头,是个小小的平台,向右一看,又是百十来级的台阶。石径随山势左右盘旋,最后出现一座漂亮的亭子,上刻“穿云亭”三个大字。典型的徽派建筑,黛瓦粉壁马头墙,飞檐翘角曲亭廊。

这是我们登上的第一个山顶,却是敬亭山作为黄山余脉,逶迤而来的最后一个山峰。眼前满山翠绿,天上白云萦绕,真是“云使山活,树使山葱”!过了穿云亭,山路急转直下,不到两百米,又开始上坡。心中顿然如南宋诗人杨万里的诗:“莫言下岭便无难,赚得行人错喜欢。正入万山圈子里,一山放出一山拦。”就此返回,又心有不甘,只好硬着头皮继续爬,走走停停,终于登上了第二个山峰。

秋天的山,云气疏薄,景色

明净。回看穿云亭,已在我们的脚下,山南是宣城市区,北麓尚有大片农田,前方海拔324米的敬亭山主峰已遥遥在望。想到这是到达主峰之前的最后一段路,身上又添了力气。

走在山脊梁上的小道上,视野开阔,左边是梯田似的茶山,右边是陡峭的山坡,但山势起伏不定,路窄且陡,必须十分小心。

也不知经过了多少次峰回路转,主峰上的天际阁终于出现在眼前!楼高三层的

天际阁挺拔阔大,雄踞山巅,是敬亭山的标志性建筑。“天际”一词出自谢朓的诗句“天际识归舟,云中辨江树”。这里是登高望远的最佳所在,向四面看去,整个宣城尽收眼底。

下了天际阁,心情变得轻松起来,没走几步就到了丹梯亭。“丹梯”取自谢朓的诗句“暮春春服美,游驾凌丹梯”。丹梯亭简约

和老科长共事多年,从未听他说起革命资历。他离休后有次生病我去看望,神情木然的他一提及参军入党的日子,就像又回到了那个年代,满脸都是青春光彩。

少年的他调皮捣蛋,在家排行老二,小名二蛋。有午后,村里骤然响起了铜锣声,正准备下地给爹娘送饭的二蛋慌忙用裤衩装上馍向村东的苞谷地里跑。见地里已无人影,又壮着胆子往回跑。跑到村口杨树林时,猛然看见不远处有十几个衣着不一的人猫着腰端着枪顺着河滩朝树林径直而来。二蛋怕是鬼子,连忙爬上一棵大杨树。估摸有半个时辰,也没听见枪炮声,拨开树枝一瞧,他们像是庄稼人,有的抱着枪靠着树在歇息,有的交头接耳嘀咕着,还有一个脸膛黝黑胡子拉碴的,一手握着盒子枪,一手端着旱烟袋。他吸烟时微微抬起的胳膊上有一小块白补丁,上面写着“八路”俩字。这两字二蛋不陌生,年前就有一支胳膊上有“八路”的队伍在村里驻过。他们给穷户人家盖了房子,帮乡亲们收过庄稼;赵家媳妇生娃难产快要咽气了,就是他们中的一个女“八路”救的命,才使赵家有胖孙子。队伍走时,韩木匠的老二、杨寡妇的老大也高高兴兴地跟着走了。坐过火车的堂哥说他们是打鬼子的八路军,是穷人的队伍。

瞅准了是“八路”,二蛋腾地一声跳下树,吓得吸旱烟的“八路”倏地举起了枪。一阵盘问后,二蛋像见了伙伴似的和他们一样盘腿而坐聊了起来。原来,吸旱烟的是武工队队长老曾。接到小鬼子到村里搜粮的情报后决定要消灭鬼子。又不知村里情况,怕连累老乡,派出的侦察员又查无音讯,不得不在树林里干等。老曾很清楚,再等下去,就会失去灭鬼子的机会,于是向二蛋了解村里情况,又吩咐叫大根的人进村侦察。没等大根转身,二蛋一把拽住说:“俺是村里人,俺去吧。”二蛋很快回来报清了情况,还意外得到了鬼子将经过山脚洼地去王村的重要情报。傍晚时分,鬼子一走进洼地就遭到了八路军和民兵的一阵猛击。除了枪支弹药,粮食又都送还了老乡。这次战斗,让二蛋从心底感到八路军了不起,也与老曾有了不解之缘。有次老曾叫他去传消息,返回后他吃着煎饼随口问:“俺算不算八路呢?”老曾吐着烟,瞅了一眼说:“首长说了,上回你从树上跳下来就算八路了!”首长是谁,不知道,只记得老曾说首长说的日子就是当“八路”的日子。也就是多年后“革委会”叫他写材料,他在“参加革命时间和经过”一栏里写的:1944年农历八月初三,跳下树当八路!

翌年某夜,老曾来找二蛋,说要去鲁南,临走来给二蛋爹娘送麦面。出乎意料的是,到了营地才发现二蛋居然一路跟来了。从此就领着二蛋闹革命。眼看快要南下了,就在追打黄维残兵时老曾不幸中弹,牺牲时拉着他的手说:“不管啥时候,都得跟着共产党!”这句话,二蛋刻在了心里。不久一个彩霞满天的宁静时刻,二蛋听到渡江命令后突然向指导员立正敬礼说:“报告指导员,我要入党!”这天是1949年4月21日。老科长临终前也没忘记这个日子,还说当时指导员卖关子,直到过了江才说报告的那天就算入党了!

跳下树当「八路」

刘向东

古朴,石柱上刻着“要欲追奇趣,即此陵丹梯”。

出了丹梯亭,都是下坡路,不一会儿就到了太白独坐楼前。这又是一座重修的古徽建筑,高达四层。据说李白当年就是在这里独坐,与敬亭山“相看两不厌”。

从邀月轩到太白独坐楼,长约5公里,耗时三小时。当地人告诉我们,游客从东大门进来,往往到这里就开始返回,很少有人去登临山顶的天际阁,更少有人走完敬亭诗径全程。想想也是,如果我们从东大门走到这里,体力已消耗过半,恐怕也要打退堂鼓。现在能完整地走过敬亭山的三个山峰,是因为我们把好钢用在了刀刀上啊!

走了三小时山路,下山时感到步履轻松,很快就到了公园东大门,才知道从这里入园还须买票。看来管理方是有意鼓励我们这样的登山者,可以免费从南面的邀月轩上山。

七夕会